



伊娃娜和她的朋友們

扎雷契娜雅著

伊娃娜和她的朋友們

〔蘇〕扎雷契娜雅著

董其昌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С. заречная
ИВОННА И ЕЁ ДРУЗЬЯ

根据 Детгиз 1954 年版本译出

伊娃娜和她的朋友們

[蘇]扎雷契娜雅著
董其昌譯 熊鑒校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400

开本 787×1092 纸 1/32 印张 8 1/4 插页 2 字数 160,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500 定价(6) 0.7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堅強不屈的法國人民，如何在法國共产党領導下英勇地反抗法西斯侵略者；戰後時期如何積極反對反動政府所發動的侵略越南的“骯髒戰爭”，維護和平。

主人公伊娃娜和一些只有十五、六歲的少年在德寇占領巴黎期間和希特勒匪帮進行勇敢的鬥爭。他們做了許多與他們的年齡不相稱的不平凡的事情：炸毀電影院，射殺德寇，張貼標語，把真理告訴法國人民，喚起人民對勝利的信心。戰後，伊娃娜為了和平到處奔走呼號，征集斯德哥爾摩和平宣言簽名；而且為了阻止“骯髒戰爭”，毅然地臥在鐵軌上，擋住滿載坦克開往越南的火車。

本書通過對具體事件的描寫，反映了法國戰爭時期和戰後時期的真實情況；歌頌了在法國共产党領導下爭取法國自由和獨立的成年、青年戰士；揭露了人民的敵人——右傾社會黨人和蓋世太保的丑惡嘴臉。

目 次

第一 部

第一章	2
“蝴蝶”.....	2
野耳朵.....	13
英明的决定.....	20
第一次警告.....	23
德安茹先生和他的女秘书.....	27
“專为德国军官服务”.....	31
意外的相逢.....	37
“生产秘密”.....	40
新的功課表.....	45
淡蓝色的紫阳花.....	49
沙克.....	54
“馬賽曲”.....	57
柯尔別列先生表現的警惕性.....	64
第二章	73
艰难的时刻.....	73
卡玉伯伯.....	77
有关安德烈的遗产.....	85

德国鬼子跑了！	90
“自己人”	96
巴黎的面貌	100
医院相逢	106
“和平——这是我們的明天”	108
“我不在家”	114
光荣的小伙子	122
在“蒙勃蘭”的队伍里	131

第二部

第三章	188
他怎么敢！	188
这是不卖的	140
“人道报”	146
沒有无謂的牺牲	151
安德烈的信	154
人行道上的花朵	157
“請买‘人道报星期刊’！”	168
第四章	174
有意义的一天	174
在七百二十公尺的地底下	188
在生产中	193
“美国佬，滚回老家去！”	196
沙克失踪了	204
名片	206

針綫課	209
沙克的信	217
她的時刻到了	227
“我是小鳥——看，這是我的翅膀！”	233
人和機器	238
幸福的一天	244
伊娃娜的畫象	246
第五章	249
釋放	249

第一部分

第一 章

“蝴蝶”

夜光表的指針已指近五點了。天色還非常暗。伊娃娜沒有開燈，穿好了衣服，拿了書包，為了不驚醒母親，她穿了一雙襪子，提着鞋，悄悄地溜到了外間。她在此處穿好了鞋，便跑下樓梯。

伊娃娜已經十三歲了。她的皮膚黝黑，眼睛很大；密密的頭髮上戴着一頂藍色的圓邊帽。由於她的個子矮小，看起來還不到十一歲。

伊娃娜在看門女人的窗子邊敲了幾下道：

“請開門！”

一個睡眼蒙矓的看門女人，沒有走出房來，只掀了一下電扭，朝着街道的門便自動地敞開了。

巴黎懶懶地醒來了。清潔工人在清除街上的垃圾。主婦們在食品供應店那還關着的門邊，排了幾排長長的隊伍；她們顫抖着，而且互相咒罵着。警察忽而這，忽而那地斥罵着，維持秩序。在這樣早的時候，街上還沒有出現德寇占領軍，甚至那些下級軍官還在睡覺。只有飢餓的法國人在商店間奔跑，想方設法地在好幾排隊伍里去占位置。

“但願在母親還沒有醒來以前能趕回家來！”伊娃娜想道。

她用鞋跟清晰地敲打着行人稀少的人行道，同時向右拐进了一条胡同，經過了几家屋子便走进了一个院子，在一家破旧的地下室門前掀了一下電鈴。

显然，克洛·別爾塞一直都在等她，因此立即就把門打開了。这是一个个子很高、消瘦的姑娘，生着一副蒼白、憂慮的面孔。

“到底來了！我已經開始耽心——你會突然不來！”

“我既然已經答應了，怎麼好不來呢！”

“儘管這樣，還是可能發生事故的！”

“不可能發生什麼事，”伊娃娜頗具信心地說，“不應當發生什麼事呀！……‘蝴蝶’準備好了沒有？”

“我馬上去拿來。”

克洛走开了。伊娃娜留在外間里等待着。

煮內衣鍋爐里的蒸氣，從微开着的廚房門里一陣陣地冒了出來。別爾塞太太在洗衣服。

克洛回來了，她隨手把門關了起來，從圍裙下掏出一包用各種顏色鉛筆寫的傳單。

“你怕叫他們發覺嗎？”伊娃娜問道。

“我倒不是怕……”克洛感到不好意思起來了。“他們什麼都不對我說，特別是父親。甚至相反……可是，你知道父親和母親已經够操心的了，為什麼還要他們為我耽心！”

“我相信我母親也不會阻止我的，”伊娃娜說，同時把一包傳單藏進了書包。“可是她一點也不知道。讓她安安

靜靜地睡吧……好，走吧！我想在她沒有醒之前赶回去。”

“我也要走嗎？”克洛懦怯地問道。

“當然。波琳娜不能來。她母親在醫院里，她必須在上學校去以前給她父親和小弟弟們做好早飯。若爾塞達·列宇蘭還有沙克都答應來的。可是如果他們不來呢？……我一個人可來不及。”

“好吧。你先走，我趕上來，”克洛說。“母親要我幫她把衣服擰干，還得幫她晾起來。她洗了一整夜了。要洗的衣服很多。”

伊娃娜從一包傳單里拿了些給她道：

“必須貼在食品供應店附近。你可得小心地瞧瞧周圍。那裡常有黃牛①逛來逛去的。”

“她不會害怕吧？”伊娃娜想道，但她很快就驅除了這種對女友侮辱性的猜疑。

伊娃娜淡然地垂下了眼睛，若無其事地走了一會。大約踱了二十步左右，她便很快地向四周瞧了一下。雜貨店門前已經排了長長的一排隊伍。崗亭上已經沒有警察。伊娃娜打開了書包，把小罐子里的漿糊抹在傳單的後面。傳單象大蝴蝶的翅膀似地迎風招展了一下，就緊貼在牆上了。但是，在這秋天早上的烟霧迷蒙中，沒有任何人覺察到這點。而伊娃娜則裝成一個循規蹈矩的女學生樣子，若無其事地繼續向前走去。

十字路口有一個結實、矮胖、向後梳得光光的頭髮中有

① 對警察的半稱。——校者

一条笔直的分縫的姑娘，攔阻她道：

“为了不讓人家发覺，我站在队伍里等你。这一切你做得多巧妙！簡直一停都不停！”

“若尔塞达，你可不能停下来。”伊娃娜放了几張傳單在她的書包里。“你沒有看到沙克嗎？”

“他在离这不远的地方活动，但是我們得裝成好象彼此都不認識。”

“現在向前走吧，你不要回头看，”伊娃娜說。“同时你得提高警惕，因为周圍都是黃牛……有漿糊嗎？”

若尔塞达点了一下头就走开了。

黎明已由藍变白，接着就进入了早晨。白傳單上的大字看得非常清晰：

給法国人面包！

行人停下了，他們讀着傳單。接着又来了一批新的行人，他們重复着：

給法国人面包！

食品供应店門前的队伍里也發現了“蝴蝶”。人們穿过街道。大声地讀着傳單。

“德国鬼子把所有的肉都运到德国去了！”有一个女人眼睛里含着眼泪，大声叫道。

“整天排队，除了腐爛的蔬菜和馬肉，什么也沒有……”

“給——法——国——人——面——包！”

一个身体孱弱的小伙子，他那疲憊的臉上生着一对傲

慢的眼睛，穿着一件破外衣，跑来迎接伊娃娜。

“喂，事情怎么样？”他問道。

伊娃娜用給他几張“蝴蝶”作为回答。

“你大概沒有漿糊吧？你瞧，我为你帶來一小罐子啦。
快一点，沙克。”

伊娃娜头也不回就繼續向前走去，而沙克却沿着排水管向上爬，他爬得那么灵活敏捷，就好象不是兩只手，而是四只手似的。

于是，在离地三米高的地方出現了几个清晰的大字：

消灭法西斯匪徒！

“呵！”一个从旁边經過的老头子說。“真了不起！”他胡鬚里隱藏着微笑，同时胆怯地回顧了一下。

可是周圍一個人都沒有，沙克也无影无踪了。

若尔塞达·列李蘭在对过的人行道上“活跃”着，于是傳單一張張地出現在排水管上和街道兩邊的路灯杆上。

人們从四面八方跑过来，成群地聚集在傳單旁边。

轉角那儿來了一队騎着自行車的警察。

“黃牛蹬着車来了！”——沙克嘹亮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你們当心！”

警察冲入了人群。尖利的警笛声震荡着空气。

于是人們可以听到喊叫：“面包！給我們孩子面包！”

“你們不是法国人，你們是卖国贼！”

“你們是坏蛋！”

“你們是卖身求荣的家伙！”

橡皮鞭子低沉的抽打声应和着各种喊叫声。

伊娃娜向右轉了一个弯，便沿着塞納河①边的納貝爾日娜街走去。这里到处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忙碌着。全家人都栖息于离葡萄酒庫不远、那种被随便丢掉的大桶内。一个女人在那里喂孩子的奶。一个三岁的女孩子把头鑽在母亲的膝头間哭哭鬧鬧地拖拉着。

一个老头子，帶着他那对像餓狗似的忧郁的眼睛，顫抖地裹着他自己的破衣裳。有一个歪戴着便帽的少年，一看見老头，便用頑皮而帶咳嗽的嗓音叫道：

“你們来看，新房客来啦！”

随着又跑来了兩個十二三岁、光着脚、衣衫褴褛的孩子。

“老伯伯，早安！”

“也許，我們的高樓大厦不合你的口味吧？”

“沒有什么，会习惯的，还有比这坏的呢！”

“沙克，你就住在这里嗎？”从他們旁边走过的伊娃娜大叫道。

少年回轉身來道：

“小姐，我願意听候你吩咐！”

但是，这少年不是沙克，甚至是一个一点也不象沙克的孩子。伊娃娜一边在为自己看錯了人而生气，一边加快了脚步。

“你怕什么？”那些跟在她后面的孩子大笑道。“我們不会咬人。”

① 法国的河流名。

伊娃娜停了下来。

“我一点也不怕，”伊娃娜說，同时臉有点发紅。“每个人都可能弄錯。沒有什么可笑。”于是她抬起了头，更快地向前走去。

当克洛赶上她时，伊娃娜已經走远了。

“我迟到了吧？是嗎？你明白，我們在忙于洗衣服……我跑到这儿来时，这里已經貼滿許多‘蝴蝶’了！也許还有別的地方需要貼吧？”

克洛有点慌張失措、感到內疚的样子。伊娃娜很为她惋惜。

“你怎么啦！在周圍都是黃牛和德国鬼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去貼……你看，那边。”

这时有一排德国兵在街中心走过。他們一会儿把右脚高高地向上踢，一会儿把左脚高高地提起，踢出去，象上了发条似地在操練步伐，叫人看来覺得象是自动机器，不是活人。

伊娃娜轉过身去。克洛恐惧地注視着他們，直到他們轉弯过去。她的眼睛里浸潤着泪水。

“你以为我是有意迟到的嗎？”

伊娃娜匆匆地在她臉頰上出声地吻了一下道：

“我什么也沒有想。你知道，我們这又不是貼最后一次。你下次再弥补好了！”

伊娃娜回家后，一直向厨房走去。

“是伊娃娜嗎？”母亲用半睡未醒的声音喊道。“我大概睡过头了。”

“亲爱的媽媽，来得及的。还只八点鐘。我已經把咖啡

煮好了。”

*

沙克帶着毫不在意的样子奔跑着，直到警笛和人群憤怒的喊叫声被通常鬧市的喧嘩淹沒时为止。之后，他停了下来，向左右看了一下，确定了沒有任何人注意他，于是便坐在人行道上，皺着眉想：下一步做什么呢？

想吃点东西。但这只是習慣的感觉，因此沙克沒有去注意这一点。突然，他想起了什么，痴笑了一下，于是把手插进了褲袋，朝着往納貝爾日娜街的方向走去。已經近九点钟了。熟識的旧書攤剛開始把他的旧書攤开来。

“午安，列納尔先生！”孩子尊敬地問候他道。

老头子沒有轉过身来，繼續在把旧書攤开来。沙克走得更近了。他的眼睛在那些書的封皮上溜着：三劍客，二十年以后①……就是那一本！

“列納尔先生……”他諂媚地拉拉他。

老头子沒有理他。

“列納尔先生……”沙克用那种使老旧書版忍受不了的声調重複道。

“你怎么啦？”他生气地抱怨道。

“列納尔先生！”沙克溫和地繼續道。“您答应过，在这本書落到您手里时，一定把它讓給我。您記得嗎？”于是他用骯髒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去摸弄坏書封的毛边。

“把脚爪拿开！”老头子对他大喝道，“把這本書讓給

① 三劍客、二十年以后：法国名作家亞历山大·大仲馬的著作。

你……你以为找到主顧了！你有錢嗎？孟得克利斯朵伯爵先生，难道你認為，因为你有一对漂亮的眼睛，我就應該供給你各种書籍嗎？……喂，你还看什么？給我走开！”

沙克一动都不动。他那張灵活的臉做了一个輕視人的怪相。

“錢嗎？在我們这个时代什么叫做錢？假如我找到了比錢更好的东西呢？”

于是，他以一种报复的緩慢动作，从褲袋里掏出一卷黃色封面的破書，并且把它湊到旧書版的鼻子前晃了一下。老头子那对暗淡的眼睛閃閃发亮了。

“这本書你要卖多少錢？”

“我可不卖！”沙克象煞有介事地說。

“你不卖，我也不需要！”老头子发火地說着便轉过身去。

沙克張口結舌地站在那里，看来他做得有点过火。

“亞历山大·大仲馬，三劍客，第一卷，”他裝做心平气和似地开始說。“正是第一卷，可不是什么第四卷。当他对全部事件从什么开始还不清楚时，誰需要知道二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話虽如此，假如您对这本書不感兴趣的話，我可以把它介紹給加爾叶先生。他很早就求我，只要我一找到……”于是沙克重新把那本書放进了褲袋里。

一提到他对手的名字，老旧書版那灰色的面頰上，就現出了一片淡淡的紅暈。

“你这个坏小子，你到底要多少錢才卖呢？”还没有等回答，他自己就說出了数目。

沙克默默地庆幸自己的胜利，并且按照老头子的方式，